

SOME RAIN

雨必将落下

米歇尔·法柏
短篇小说作品集

MUST

Michel Faber

FALL

Into each life
some rain must fall,
some days
must be dark
and dreary.

The Rain Day,
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

〔荷〕米歇尔·法柏

著

齐彦婧

译



雨 必将落下

SOME
RAIN
MUST FALL

米歇尔·法柏短篇小说作品集
〔荷〕米歇尔·法柏 著

齐彦婧

Michael Faber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译

雨必将落下：
米歇尔·法柏短篇小说作品集

[荷]米歇尔·法柏 著
齐彦婧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雨必将落下：米歇尔·法柏短篇小说作品集 / (荷)
米歇尔·法柏著；齐彦婧译。—北京：北京联合出版
公司，2018.6

ISBN 978-7-5596-1760-6

I. ①雨… II. ①米…②齐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
集—荷兰—现代 IV. ① I56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41675号

SOME RAIN MUST FALL

By Michel Faber

Copyright © Michel Faber, 1998
Copyright licensed by Canongate Books Ltd.
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
International Limited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2018 by
United Sky(Beijing) New Media Co.,Ltd.
All rights reserved.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1-2018-1249 号

选题策划 联合天际
责任编辑 李艳芬
特约编辑 刘默 张琦
装帧设计 @broussaille 私制
美术编辑 晓园

出版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
发行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
印刷 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
经销 新华书店
字数 179 千字
开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 9.5 印张
版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I S B N 978-7-5596-1760-6
定价 58.00 元

未
UnRead
文艺家



关注未读好书



未读 CLUB
会员服务平台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，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电话：(010) 5243 5752 (010) 6424 3832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
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目 录

contents

雨必将落下	001
鱼	022
以免眩晕	032
玩具故事	040
胖小姐与瘦小姐	050
五十万英镑与一个奇迹	076
红色水泥搅拌车	090
温暖又舒适的地方	098
尼娜的手	110
地狱外壳	126
传话元素	162
明 细	177
皮钦美语	192
爱的隧道	223
绵 羊	262

雨必将落下¹

弗朗西斯·斯特雷泽恩回到家，发现伴侣已经为她做好了晚餐。

“新工作第一天，”他说，“我想你一定累坏了。”

我和这个男人的关系正面临危机，弗朗西斯一边提醒自己，一边亲吻他的嘴唇。这一点毫无疑问。

不过疑问当然是有的。她筋疲力尽地瘫倒在沙发上吃着晚餐，感觉味道棒极了。他分毫不差地复制了自己的配方。

“孩子们怎么样？”他问。

他问的可不是他或她的孩子：他们不是那种情侣。他指的

1 出自美国诗人亨利·沃兹沃斯·朗费罗的诗《雨天》。原句为“Into each life some rain must fall, some days must be dark and dreary.”——编者注。

是罗瑟雷小学的学生们。

“还不好说。”她回答。

她让他们做的第一件事，是收拾和整理。把惠灵顿靴摆成整齐的一排；大衣都挂起来；故事书从大到小依次码好；铅笔全部削尖。

她自己对整洁倒并不在意，只不过，作为一名专业人士，她知道那是孩子们所需要的。他们不得不在短时间内接受她这个新老师——总得雇个人来。他们需要展现出自己乖巧、能干的一面，也需要她展示出她的权威。

最重要的是，他们需要通过最大限度地“小题大做”来让生活继续。

“接下来，你们每个人是不是都有一块橡皮？”弗朗西斯问。

十几只铅笔盒被开膛破肚，发出一阵窸窸窣窣、噼噼啪啪的声音。

“凡是橡皮没有它大的人，都能得一块。”她微笑着举起一块崭新的超大辉柏嘉橡皮，她每到一个新班级总会带这样一包。

每个孩子在意识到自己有资格获得这件精美的礼物时，都发出一声惊叹。

弗朗西斯瞥见学校里的另一位老师正在隔壁教室门外看她，那个老师肯定是想知道她弗朗西斯究竟值不值普通教师三倍的薪水。

“现在，我想请你们所有人翻开自己的笔记本，找出你认为字写得最漂亮的那一页。找到之后，请你们把笔记本翻到这一页，摊开放在这边的地上……不，不要叠在一起——全部亮出来。一个挨一个，像墙砖那样。中间稍微留点空隙。对……本子和本子之间都留出些空间。很好……很好……”

弗朗西斯蹲下身来，这样既能暗示孩子们她可以在同等的高度与他们玩耍，又能通过高大的身形和铺展的裙裾告诉孩子们自己与他们不同。尽管现在对他们的笔迹还没多大兴趣，她依然注意到他们当中没有谁写得特别差劲：看来他们之前的老师——珍妮·麦克沙恩——教得不至于太糟。

第二天早上，两个昨天没到校的学生出现了。这是个好兆头：也许是妈妈们口口相传的结果。

弗朗西斯看看假条：小埃米是闹肚子，小山姆是看医生。真正的原因很可能是恐惧，要是再任由他们逃避下去，这份恐惧就可能一发不可收拾。她欢迎埃米和山姆回到学校，又给他们发了橡皮。他俩不如别人适应得快，所以弗朗西斯当天决定让他们明天再交作文。

弗朗西斯自己也迟迟没能适应她那个坐落在罗瑟雷村后山上的新家。

此前，她住在一间破破烂烂的公寓里——装修寒碜，家具寥寥。她挺喜欢那儿的：那里曾是一间精神病院的职能治疗室，直到社区照顾政策¹撵走了其中的住户。公寓依然保留着一些有趣的细节：墙上诡异的符号，一些电源插口里堵着奇怪的塑料玩意儿，还有一只柳条洗衣筐，想必出自一双颤抖的手。

罗瑟雷的这栋房子是政府福利房，舒适、平常。先前一位警察和他的妻子住在这里，两人十分注重保持房子的原貌，甚至都没在洗手间贴一张带“通缉”字样的海报。

“我烦死这个乏味的地方了。”她对伴侣尼克说。

“那……需要我做些什么吗？”他自告奋勇，“我有时间。”

他正一边休假，一边等博士论文的评估结果，所以确实有时间，但弗朗西斯却想不出他能对这栋房子做什么改变。实际上，她真正想改变的，是他。

“咱们睡吧。”她叹了口气。

第二天晚上，她却熬了个通宵。

“你还要多久？”他问，想知道就寝安排。

“弄完为止。”她回答。

他一向逆来顺受，就算得一个人睡也没什么意见，他乖乖

1 英国一项去机构化的福利服务模式，针对具有身体或精神障碍的人士，旨在使其于家中或社区中获得照顾。——译者注。如无特殊说明，以下均为译者注。

的，乖乖的，乖乖的。她多希望他会把她拖进楼上卧室里。当然，那会显得鲁莽而不合时宜。天哪，没错，她今晚可没工夫做爱，她还得批改孩子们的作文呢。她必须对这十一份反馈了然于胸，并在明早之前想出十一种对策——此外，当然，还得睡一会儿。但她依然希望他能把她带离既定的轨道，或者起码有胆一试。

她腿上摆着孩子们的作文：“我的学校、我的老师和我”。每份作文上都别着孩子们的大头照，全是她想方设法从学校的拼贴照上扒下来的，如颁奖之夜、运动队、圣诞音乐会等各种合影。

她手头的第一篇作文，来自菲奥娜·佩里，就是那个耳朵小小的、总穿超大T恤的金发孩子。

我们学校叫罗瑟雷小学。学校有三间大教室，大孩子们都在小六和小七年级，也就是我所在的房间。我们的功课可难了。明年我就要去上莫斯·班克中学了。我们老师说到时候才真叫有意思呢。我们老师已经不在学校了。我最后见到她那天，她哭得太厉害，最后只能回家了。接下来那天我食物中毒（吃错了鱼），请了病假。但我的好朋友雷切尔说那天老师没了脑袋，所以不会再回来了。现在我们有了一位新老师，就是正在读这篇作文的斯特雷泽思女士您了！

弗朗西斯把稿纸翻面，想看后面还有没有，不过看来菲奥娜

想说的就是这些了，于是弗朗西斯把纸扣在旁边的沙发上。“吃错了鱼”——她凄然一笑。吃错了鱼，就能让一个孩子缺席本将永远改变她人生的一天。想必菲奥娜·佩里只是偶然错过了一个周三，可是那天傍晚，她的家长就和全班所有其他同学的家长一样接到电话通知：在请到接替麦克沙恩女士的老师之前，孩子们都可以待在家中。在作文里，小菲奥娜立即对新老师展开了魅力攻势，丝毫没有耽搁，麦克沙恩女士只是从她生活中消失了而已，就像被那块漂亮的新橡皮擦去了一样。接下来，是马丁·达菲。

我们学校叫罗瑟雷小学，我上高年级，读小六。我小时候住在博尔顿。我妈妈说发生在麦克沙恩女士身上的事跟我没有关系，我应该忘掉它。好多人都跑来问我，问了差不多有1000次，我有时会讲，有时不讲。不过我每讲一次，就会觉得记得越来越不清楚了，因为麦克沙恩女士一开始哭，我就很尴尬地捂住了眼睛，所以没看见什么。这就是我的故事了。

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，传来一阵冲马桶的声音。是尼克下来撒睡前的最后一泡尿。

你难道不知道我们的关系正面临危机吗！她很想对他喊出这句话，这股冲动是如此荒谬，惹得她笑出了声。他听见笑声，匆匆擦了两下手便来到她身旁，手腕还湿着。

“笑什么呢？”他好奇地问。幽默感是他身上最大的优点——至少是最大的优点之一。他站在那里，上身赤裸，胸前挂着一片晶莹的水珠，身体的轮廓在她那盏阅读灯的光芒中发亮。想到自己就快离开他了，她心中涌起一阵痛楚，感到呼吸不畅。她要推开他，让他永远不再回来。

“过来。”她喃喃地说。他顺从地走过去。

她会迅速跟他做个爱，就在沙发这儿，然后再接着工作。她一边脱衣服，一边猜想马丁·达菲透过他那十根小手指头——上面还粘着他早餐时吃的马麦酱¹——究竟看见了什么。捂住眼睛是一种社会性的肢体语言，是一种信息，是在向同伴确认某事是否有悖伦常……她把臀部挪到沙发之外，好让尼克能跪在原地进入。那么，马丁·达菲真的什么都没看见吗？她很怀疑。如果有证据表明他表面的活泼只是一种防御机制的话，她也许得在他身上下点功夫。他刚来这个村子不久，这使得他有些敏感脆弱，不过同时又令他不至于对珍妮·麦克沙恩怀有太深的感情……眼下，弗朗西斯不得不承认，她的阴蒂摩擦不足，特别是用了那只该死的安全套，而且身后某只靠垫上的金属拉链还不断地戳着她的后背。

“咱们上楼吧。”她说。

1 英国特有的一种食品，由酵母菌发酵而成，质地黏稠。

高潮之后，过多的内啡肽让她昏昏欲睡，她依偎着他的后背睡着了。

我们学校不错，我原来的老师很好。这就是格雷格·巴雷那篇作文的全部内容。他是哪一个来着？她怎么也记不起他的模样了，就连对着照片也想不起来——不过这也难怪，毕竟那是张虚焦的照片，是某次耶稣诞生剧表演的剧照：上面的他一团模糊，戴着棉花做的胡子和硬纸壳做的翅膀。

“这孩子让你想到了什么？”

她隔着早餐桌把照片递给尼克。他先检查了一下自己手上有没有人造黄油，然后捏住那张正方形小纸片的边缘。

“腼腆。”他沉吟片刻后认定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在圣诞演出中，他们通常会让腼腆的孩子来扮演不用说话的牧羊人。前排那个女孩显然是要唱‘我们追寻着一颗星星’¹或是别的什么。而这个孩子只需要在后面跟着就行了——没准再递个礼物吧。”

他递还照片时，她冲他笑笑，那是真正的会心一笑，是他们好些日子以来最真挚的一次亲密交流。好吧，他还是相当有

1 指伯利恒之星（Star of Bethlehem），据《圣经·新约》记载，它是耶稣降生时天上一颗特别的光体，在耶稣降生后指引来自东方的“博士”找到耶稣。

见地的——在观察陌生人的时候。

“你会是个好父亲。”她喃喃地说，依然能感觉到满足和困顿带给身体的刺痛。

“咱们还是别再提这个了。”他简明扼要地劝阻了她。

她视野中有个什么明晃晃的东西，令人不安。是小格雷格的照片。还等她接过来，尼克就突然发怒了，在她面前挥动着照片，那样子就好像她硬给他塞了个他并不想要的孩子。

学校走路就能到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个缺憾。要是还有一段长长的车程，她就能搭个顺风车，在副驾驶座上抓紧最后一点时间把剩下的作文读完。她昨晚怎么能睡着呢？她简直就像女人们总在情感解惑专栏里抱怨的那种没用的男人。

“斯特雷泽恩女士早上好！”她进门时，孩子们齐声说。

她对他们而言是“女士”。出于职业考虑，她在学生面前始终是“女士”。她觉得孩子们要是把她看作一个传统的已婚女性或母亲，就会更信任她，仿佛这能让她成为一位间谍，来自故事书里那个恪守家庭方程式的世界。她在同龄人中算得上前卫，还是个酷酷的女权主义者，不过在必要时，她也能迅速而热切地做出让步。或许，正是这种品质让她在同行中脱颖而出，起码在眼下这种微妙而险恶的情形下是这样。

她几乎立刻就辨别出了那些感情充沛的孩子，并把他们拢在

身边，作为吸引其他孩子的诱饵。她天生擅长营造安全感和恢复秩序，这是她早在接受为期数年的专业训练之前就已经拥有的天赋。

孩子们已经开始缠着她了，他们凑在她耳边说悄悄话，只为在她柔软的肩头靠一靠。她最担心的并不是这些孩子，不过她依然竭力去吸引他们：他们能帮她亲近其余的孩子。

“雷切尔，我听说你会用办公室那台复印机，能请你把这份非常重要的文件复印十份吗？”

雷切尔（我根本不爱跟很多人一起玩，我更喜欢干活儿）迅速奔向那台神圣的机器，她显得胸有成竹，脸上洋溢着骄傲，准备踏入禁区，征服科技的奥秘。

对这群孩子，弗朗西斯已经形成了一个总体印象，摸清了其中的矛盾对立和安全阀门，也知道哪些是爱炸毛的暴脾气，哪些是眼神无辜的和事佬。与麦克沙恩女士共度的最后一天给孩子们带来的惊骇，正以不同的速率渗入他们的内心：弗朗西斯猜最先崩溃的不是雅基·考克斯就是汤米·门罗，而契机将会是某个引人注目的事件，但表面上不会和前任老师有任何关联。雅基（典型的温室花朵，特别在意同学们有没有把她的名字“拼写正确”）在她的作文中写道：

我非常喜欢我的老师，也不想要别的老师，起码不希望她永远都不回来。我所有的作业都在她那儿，我所有的报告也都

是她写的，而且她知道她为什么要那样写。所以她回来的时候肯定能认出哪个是我。

汤米·门罗是个爱激动的男孩，协调性差，长着摄人心魄的长睫毛和一颗发育不良的脑袋。尽管他能力稍逊，却也竭力在作文中表达了类似的意思：我原先的老师很好，其它（其他）方面也都很好。

但他原先的老师并不好，一点也不好，而汤米还得吃力地应付那些毫无道理的苛求，不得不努力对齐页边，再把一张张硬纸壳粘在一起。于是，他只得把内心的情感深深地藏在他那鸽子一般的胸膛里。

神奇的是，第四天并没出现任何状况，起码没发生什么超出普通老师本职工作范围的事，只起了一场激烈的争执，焦点是该由谁把户外的折叠椅收进来，因为外面下起了雨——最终结论是该由班花凯西·科特里尔负责。她面色红润，时而拉长着脸、把小嘴噘得像蜜蜂螫出的鼓包，时而又会开怀大笑，堪称天生的人生赢家。在作文中，她用两行平铺直叙的文字描写了麦克沙恩女士的离去，接着就是一整页的我不怎么喜欢踢足球，我更喜欢玩跳房子。星期一我得练体操，但我体操不是很好，等等。她的愤怒有转瞬即逝的特点，并且影响范围有限：作为情感打火机，她是哑火的。

弗朗西斯像训练运动技能一样训练自己的权威，她沉着地拾起争执中纷乱的话头，把它们缠在自己的小拇指上。叫骂声停止了，混乱的征兆消失无踪，不出十分钟，她就成功地让全班同学乖乖地坐在教室里，全神贯注地听她分析课文，看她展示从一本关于白化病的书上挑出来的照片。弗朗西斯那儿有不少这种书：它们得足够猎奇，古怪得能让孩子们战栗；还得够有信息量，能在他们脑瓜里塞满咔咔作响的知识麦片；同时，它们还必须无关紧要、毫无威胁。区区一张白皮肤土著的照片，就足以让汤米目瞪口呆，而那些较聪明的学生则在听到更详细的遗传学知识点时皱起了眉头。

雨遮蔽了白昼，日光灯照亮了教室，孩子们的脸在灯光中看起来仿佛得了白化病一般，弗朗西斯向他们指出了这一点，并平息了一片紧张、兴奋的尖叫声。

“说不定会传染哦。”她打趣道。

放学时，雨下得实在太大了，就连平时走路上学的学生都有亲戚或邻居开车来接。除了哈利雅特·菲什洛克和她上小班的小弟弟小刺。（弗朗西斯不大相信他真的叫小刺，不过别人都这么叫他。）

“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带小刺回家，才能不让他浑身湿透。”哈利雅特叹了口气，大费周章地给她那个宠物大小的弟弟穿上

他那件油腻的粗呢大衣。

哈利雅特住在村边的一片拖车营地，跟她的酒鬼妈妈和继父生活在一起，那位继父能在必要时搞来一些闲置的汽车零部件。传言在这个家里，性虐待时有发生，还有一份长达几十页的社工介入记录。

“我有伞，” 弗朗西斯说，“是一把超级无敌大伞。我可以陪你走到巡逻站。” 她看见女孩脸上闪过一丝犹豫：可以——从巡逻站那儿还看不见那片粗陋破烂的拖车——可以，答案是可以。

他们一同穿过罗瑟雷的街道，大雨倾盆，商店和房屋都像蒙上了一层磨砂玻璃。所有的景物都是灰色的，颜色朦胧而明亮，如同一片汪洋，海市蜃楼般的村庄在烟波之上忽闪，汽车头灯在其中缓缓游弋，犹如远处的船舶。小刺和哈利雅特分别走在弗朗西斯两侧，这样大家就都能躲在伞下了，约莫过了十分钟，弗朗西斯惊喜地发现哈利雅特正摸索着想拉她的手。

村边，一束刺眼的红光在一片灰暗中跳动：一辆警车停在麦克沙恩家门口。显然警察每天都去，不过到了现在，很难想象他们还能指望取得什么样的突破。也许他们以为大卫·麦克沙恩说不定会回来取信或喂狗之类的吧。

这会儿，雨势滂沱，越发疯狂，仿佛处在盛怒之中，雨点噼里啪啦地砸在伞上，响声震耳欲聋。幸好没有风，弗朗西斯还能稳稳地擎着这顶为他们挡雨的伞盖，任由瓢泼大雨稀里哗